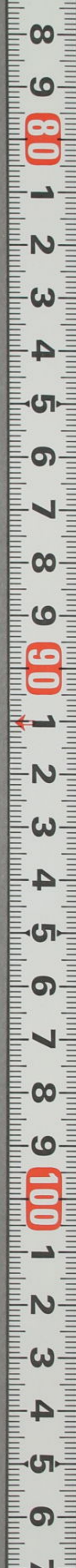




老子翼註

三

□ 13
3003
3



門 13
流 3003
卷 3



(38)

老子翼卷之三

下篇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
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

老子翼卷之三

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無以爲之用也。仍一作。其音符前識如釋典。前塵之前非有諸已之謂也。處上聲。

蘇註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于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于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于攘臂而強之，強之而不應，于是刑罰與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于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樂

然而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女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于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于目，聽止于耳，思止于心，冥行于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于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呂註 道之可道，非常道，則庸有得而有之者乎？上德者，以無得爲得，唯其無得，乃所以得也。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不失之爲得者也。唯其不失，故雖得而非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非故無爲也。率德之自然，而實無以爲也。下德不知出此而爲之，故不能不有以爲也。夫德無以爲足矣，而且有仁焉，則是爲之也。然上仁者之于仁，無所事也。仁而仁者，也是爲之，而無以爲也。仁則不可獨者也，必有義焉。雖上義不得不爲者也，是爲之，而有以爲也。仁者施之，而仁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

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施報之義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以其往而不來，雖不以禮繼之，猶不為非禮。以禮之理固如是也。上仁上禮，上義猶如此。則其下者，不論而見矣。由是觀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豈虛言哉。禮之相責望者，如彼則忠信自此薄，亂爭自此起，而智謀之所以用也。是禮雖所以治亂，適所以首亂也。前識雖所以用智，乃所以始愚也。夫何故。人之治常生于厚，厚則其性薄，則其偽去，性而作偽，未有不亂者也。人之自知常在，于明明則其實，智則其華，離實而務華，則未有不愚者。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于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息齋註

上德不德，則在仁。而仁在義，而義惟其所之。未嘗執也。下德不失德，則仁之不可為義。義之不可為禮，既已為之，則不可得而變。故上德不失道，道常無為，而無為之之心，下德不失德，德則有為。

而有為之之跡矣。上德無為，仁是也。仁近于道，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于道，故亦無為。亦無以為降，而為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有以為為。不為失宜為，而未失。又降而為禮。禮者理也。以禮理物，苟莫之應，而吾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之者。蓋不可得謂之道。可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仁不失其宜，謂之義。義以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而禮自然之次也。自道五降，而至干禮五降之後，不足觀矣。夫禮由亂而作，因其有長幼無禮，則亂故立禮以救之。然至攘臂而仍之，則禮亦隨喪，然則禮者亂之首也。多知不足以為道，由其多知，感亂本真，知不從真，浮妄無實，然則多知者愚之始也。故禮為忠信之薄，而識為知道之華。聖人處厚不處薄，貴實不貴華，故常不失道本。

宏甫註

無為也，而亦無無為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為之，而實無為，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為之，而且有必為之心，是上義也。舜禹以不聖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

而義至于先義而後禮則所以為之者極矣故為而不應則至于攘臂攘臂不應則刑罰甲兵相因而起矣是亂之首而忠信之薄也凡此者皆以識智在前為道之障不知德也仁也義也禮也皆道之華而愚民之始有真智者所不處也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則不厚安有大丈夫而不知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去識求智而後無為大道可幾也

嚴君平解

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迹非至至者也至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故帝王根本道為之元德為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為事中外相違華盛而實虧未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

威信不及義德不遠仁為治之末為亂之元詐偽所起忿爭所因故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此之謂也

韓非解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也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賤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其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故禮之為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

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莫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子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

筆乘

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此言而論之曰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然既歸其根孰爲物孰爲非物故又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

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此數者雖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蓋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復有彼此去取邪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廢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珠如王落落如石毀也

卷之三

卷之三

裂彼

發發泄也。歇消滅也。竭枯竭也。慶音歌。頤什也。數上聲。

蘇註

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主知其為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廢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寶。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

衡作衡則義明。字未詳。讓也。輻。

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管之。神孤寡不穀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衡。輻輳輔會。而為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日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和侯主。將以貴為侯主。邪主與寶之中。有一。存焉。化其所以為天地侯主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致。珠寶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呂註

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為二。非一也。唯其得之而無得。故謂之得一也。谷之得一者。莫不然也。仰之而天也。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傾。俯之而地也。得一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無形而至虛。者。也。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象。為萬物以得一故。生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象。為萬物以得一故。生而無極。其尊為侯主。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神之所以靈。谷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生。而侯主之所以為天下貞者也。使天無以清。則裂地無以寧。則發。神無以靈。則歇。谷無以盈。則竭。萬物無以生。則滅。而侯主也。無以為貞。而唯貴高之知其得。不廢。孤故貴。以賤為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而立也。高以下。為基。則未有高者。乃高之所自。而起也。然則貴而無其貴。高而無其高。乃侯主之所以為天下貞。而不廢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賤也。而貴高。以為稱者。以其所本為在此也。故致數而極之。以至于一。則貴不異乎賤。卑不離乎高。而譽出。

發發泄也。歇消滅也。竭枯竭也。慶音取。顛什也。數上聲。

蘇註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知其靈而巳，各知其盈而巳，萬物知其生而巳，神知其為天下貞而巳，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廢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寶，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管之稱孤寡不穀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衡輒轂輔會而為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軍，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有為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為侯王，邪？主與寶之中，有一存焉，化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致，珠寶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呂註

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為二，非一也。唯其得之而無得，故謂之得一也。谷之得一者，莫不然也。仰之而天也，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傾。俯之而地也，得一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無形而至虛者，也。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眾為萬物，以得一故，生而無極。其尊為侯王，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大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神之所以靈，谷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生，而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者也。使天無以清，則裂地無以寧，則發神無以靈，則歇谷無以盈，則竭萬物無以生，則滅而侯王也。無以為貞而唯貴高之知其得不廢，邪？故貴以賤為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也。然則貴而無其貴，高而無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而不廢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賤也。而貴高以為稱者，以其所本為在此也。故致數而極之，以至于一，則貴不異乎賤，卑不離乎高，而譽出

已者石之誤
同者可之誤

於無譽矣。譽無毀則毀無毀矣。譽無毀則不可得而貴。毀無毀則不可得而賤。玉可貴。故珠之石可賤。故
如石不可得而貴。珠如玉落落
自註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
政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
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知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
所以貴。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
何思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
異則絕物。侯王絕物。物亦絕之。故貴以賤為本。高以
下為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為本。
邪。輪奐輻軫會而為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
禮智合而為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賞罰刑政合
而為治。賞罰可名。而治不可名。苟有可執。使其跡外
見。貴者如王。賤者如石。皆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
賤之矣。

宏甫註 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
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
言。貴在侯王。主可。言賤。特未知之耳。今失輪輻蓋軫。衡
輓。輓軫會而成車。人但見有此數者。曷嘗有車哉。然
而名之曰車。而不曰輪輻蓋軫。衡輓軫也。由此觀
之。則所謂高下貴賤者。可知矣。人見其有。貴有。賤有。
高有。下有。而不知其致之一也。曷嘗有高下貴賤者哉。
彼春而不。能賤賤。而不能貴。據吾所見。而不能
致之一也。則亦。珠。珠。落落。如玉。如石。而已矣。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反復也。須溪云。反者。動之極。則必歸
無。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
蘇註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
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

老子真

卷之三

七

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字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介甫解 道之用所以在于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者乎大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註于淵虛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非所以為動然有所謂動者動于反也弱非所以為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則能強也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言動則知反之為靜言弱則知用之為強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亦若此而已矣

呂註 謂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在於反所地非不強也而其用常在於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

生於有有生於無唯為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致一以極平無而已矣

趙志堅註 反歸本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為動為道者也捨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為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為身有之名返也道無來往而有遠近之名心本安然亦有戶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反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用有者氣也物雖未形已有是氣故云有天地萬法從一氣而生故云生于有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于無推極生源指道為極欲令學者歸心有所前言反者反歸此無也

息齋註 天下萬物生而為有自有反無然後為道故強反強為弱則可以漸求于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

筆云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故貴其反反者反於無也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無必生有是無是故貴其弱弱者無之似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遠

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反變改也傳奕音義云古本作輸廣雅曰輸愚也或作輸董遇作務今從王兩傳奕作渝應人之乏而終以見深曰貸趙志堅云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佳感

貸荷成速

歸於道

希聲註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

上士知微知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

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

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通

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道矣夫

體道者與日月合其明而其用不可為典要斯東道若

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為典要斯東道若

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

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上德若谷也常居

淵濁而終不可退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

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

德若偷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真若渝也正乎內

卷之三

不事小說斯太音希聲也事無事莫觀其用斯大象
無形也為無為莫識其體斯道隱無名也夫唯善濟
貸于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
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蘇註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安
道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由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
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
曰語之而不信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建立
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天下之所陳者是
也無所不見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
之或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上德不
德如谷之虛也大白若馬者使百而不受汚此則不
屑不繁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
可復加則正于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
然而無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質真若渝體至抱
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至
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太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太象無形非目之所得
見也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二者皆道之見于
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于無名惟其所寓
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呂註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聞道者死生固不
足以及累其心豈苟知之而已哉上士聞道真聞
之者也真聞之則無所復疑持勤而行之而已矣夫
道亦何以勤行為哉曰觀諸心以契其所聞則勤行
之謂也中士聞道聞之而未審焉者也故若存若亡
若存若亡則不能勤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而已矣下
士聞道聞之而不信者也故大笑之所以大笑者以
情求之而不得故也使道而可以精求則彼不笑之
矣故曰不笑不足以為道若古之建言者有之九皆
不可以情求之謂也真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
獨聞和焉是之謂明道若昧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物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類為道者
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是之謂進道若退上
德者無為而無以為者也然其應如響斯不亦若谷

乎大白者，滌除玄覽，而無疵者也。然受天下之垢，斯不亦若辱乎？廣德者，廓乎其無不容也。而未嘗自見，自是，自矜，自伐也。斯不亦若不足乎？善建者不拔，而自是以常無有，乃確然有見者也。故曰：建德若偷，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而非所驚也。故曰：質直若水，大方體之，無所偏北，稟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大成若缺，然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大器之晚成也。大音者，聽之不可聞，故希聲；大象者，視之不可見，故無形。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類；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若相反者也。唯道為能如此。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而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元澤註

竊嘗論此篇曰：道不遠人，而世莫能親者，不能由之，以進故。次曰：夷道也，進道也，進于道而復乎性命之常，則不德之德也。故次之以上德。上德者，自

得其德，而不同乎庶物者也。故不染而白，以其白，自異于物，則安能若谷乎？故次之以若辱，不辱而潔，則足伯夷之隘也。安能廣乎？故若辱而后曰：廣德。上德而能廣，則是與人為徒，而可以為君師矣。故曰：建德若偷，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建德則有所立，而雖本近偽矣。故又要在乎不易。吾真故，次之以質真。其序至此，則道之在我者，體既具矣。故曰：大方無隅，有大方以為體，則所以應無方之傳，而可以緒餘為人也。故曰：大器不天也。孔子以管仲為小器，則帝王之功而器未嘗不天也。孔子以管仲為小器，則帝王之功其大器乎？道雖為此，而要其終，則未嘗為也。未嘗有也。故曰：大音也，大象也，然則既盡之矣。故能與道為一，而供萬物之求，成萬物之性也。嗚呼！是道也，不可識，識而况于以言言乎？而余論之者，亦其粗而已矣。

息齋註

上士聞道，雖眾人譏詆，不能使之不勤；中士聞道，雖不能無信，亦不能使之無疑；下士聞

道雖聖人復起不能使之不笑蓋膠于有者天下皆
是彼方以有為實今遂告以有之非實而無之為真
其誰不疑且笑故不笑不足以為道亦理之當然不
足怪也上土之勤非能勤也有見而勤下土之笑非
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于勤下不至于笑不能無
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使之不疑不可得也古之
立言蓋有之矣明道者自明非色之明外不得而見
其明故曰高明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
而知其進故曰其進若退夷道無所不平彼以彼之
平猶吾乎也故曰若類上德無所不容彼雖棟奇講
怪而吾以一視之故曰若谷大白不汙其性苟性不
汙和其塵皆可也故曰若塵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
于大雖欲使之息不可得也故曰若不足建德者內
立自性自性有立則接物必簡故曰若偷質真者不
徇于外外不徇則性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
廉隅可得而察也太器晚成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
木杲希聲非聲音可得而知也大象無形非形器可
得而執也中下之人方役其所見而議吾之跡以實

後倫當作
渝字

味實退實類實辱實偷實偷其不侮笑者幾希矣
大道無名隱而不可見至其貸以曲成乃其小小者
爾非其實也上土知其無名略其貸而識其失故亦
不可以議其名中下之士執其貸且成者以議全此
其所以愈議而愈非也

筆乘 上土者恬淡寂寞虛無無為者也勤於此則勤
而下行之至而實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
下土所見非至善也中土所駭下土所笑乃美善之美
善者也

(42)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老子真經 卷之三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凡動物肯止於循

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向暖而即氣運乎其間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才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為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獨尊之曰教父者如言萬物之母之謂母

蘇註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

不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者蓋物生于三而三生于一理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知之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莫與之偶者莫與之偶則一而已矣故曰道生一既謂之一則謂之者與所謂為

二故曰一生二有二則有三矣故曰一生三故唯無名則已苟謂之一則其適遂至于三三立而萬物生矣故曰三生萬物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肯于幽而不測之陰向于明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雖然必有冲氣以為之和蓋陰與陽一也冲氣一也萬物不得一無以生故也故人之所欲者軒冕富貴也而其所惡者孤寡不穀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而遂有之以為固則向陽而不知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為王公稱者欲其貴而不忌賤高而不忌下抱而知所負向而知所反以不失乎冲之和而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損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我之所教道也教而不以我義者則亦非道而已蓋唯通于道者為得一得一則無我無我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反是死之徒而已君子之教人雖或不同然至于反一而無我教之所自而生也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息齋註 道生一，一者為道，則一亦未生。一既不生，則安得有二？無二則一不散，故所以謂之不二。言其未有一也，及其有一，即有二；有陽即有陰，有陰有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則有三。至于三，則無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冲氣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于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由其本生于道，故未而不失。道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不教，而王公以為稱；益損之生，益也。強梁者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自損則必益，自益則必損。聖人未嘗益而自以孤寡不教，為稱；益欲使人人知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是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亦其應世之跡，不得不然歟。

(43)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強而曰堅，變文吐韻也。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能入之。一語皆設喻，以明無為之有益也。

蘇註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于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役使衆強。出入羣有，

呂註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觀于物，則水是也。無有入于無間，觀于物，則氣是也。水以其柔弱，故幾于道，然而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氣以其無質，故合于神，然而不能無氣者也。猶能入于無間，而况以無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氣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孰不為之動而亦何入而不自得哉？故曰：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而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是亦不知反其宗而已矣。

息齋註

物本非物堅者為躄也雖天下之至堅其極必歸于無今天下之至柔已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況於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入無間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其精不心之謂也無為之為其為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無有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心孰病是故甚愛必

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重也薛云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者

蘇註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為忘我也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于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為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不得者以心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于上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愛甚則凡可以

求之者無所不為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眾能無心乎

呂註

身之親于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于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以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心其存則不知心之病于得也故曰得與心孰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其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太費也蓋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夫唯知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于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于貨也故知止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矣

息齋註

人每貪于名溺于貨徇于得者由其無所見也我愛于物愛多則我費物藏于我物眾則我勞小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

老子集 卷之三

于我自反而足故于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所止止于至道故非道不為雖欲危之不可得也是以為常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太盈若沖其用不窮太直若屈

太巧若拙太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蘇註 天下以不為成故必有敝以不為盈故

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而不訥其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功成而不缺盈而不訥直而不屈巧而不拙非勝寒而不訥譬如噪之不能靜上之不能噪耳夫噪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躁皆滯于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于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訥而後無所

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

呂註 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

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其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太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太巧者刻彫衆形而不為巧者也故若拙太不者不言而功者也故若訥如是無它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塞熱者天地之所為有形之所不免也而一躁焉則可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以勝天地之所行况夫躰無為之清靜以為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者乎故以言其成則若缺而不敝以言其盈則若沖而不窮其直若屈而伸其巧若拙而工其亦若訥而諭此之謂有本

息齋註 成與缺沖與盈直與屈巧與拙功與訥皆物

老子翼 卷之三 十六

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雖直若屈。雖二若拙。雖一若
訥。蓋其成不以形。其盈不以器。其直不以壯。其巧不
以心。其辯不以口。故世以形似求之。皆不可得也。蓋
世之言道術。未有不偏。如噪勝寒。而不可以勝熱。靜
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也。惟清靜無為。
雖不求勝物。而天下之物莫能勝之。故曰。清靜為天
正下。

葉夢得註

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于此。雖猶可以
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苟知其所勝。孰往而
不可為。則清勝濁。靜勝動。其効亦可見矣。而况于
之勝成。中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
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
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清靜為天下正。

吳註

以成為成。以盈為盈。以直為直。以巧為巧。以辯
為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
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為成之
大盈。之。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者也。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

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矣。欲屏去也。糞。糞田也。吳勿清。本糞。下有

證。戎馬。戰馬也。郊。交也。一國相交之境也。戎馬生于

郊。言兵交不還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

往不足。故曰。知

足之足常足。

希聲註 夫天下有道之世。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健

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申動于境內。戎馬馳于四郊。

桑梓盡于樵薪。荆棘生于隴畝矣。夫無道之君。毒痛

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

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

其心。愈織。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欲則

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嗟呼。凡非真性

皆外物也夫焉得而有之。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矣。

蘇註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御走馬而糞其糞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三手身患必及之矣王而為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唯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

呂註 天下有道民之智能已于耕食之間而盜爭銷天下無道見可欲以為造兵之本雖有封疆之界不能定也故曰戎馬生于郊然則罪之所由生者何耶可欲而已矣故曰罪莫大于可欲由可欲故不知足則雖有餘而不止也平為福有餘為禍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由不知足故欲得欲而得之則怨咎之起而兵之所以不巳也故曰咎莫大于欲得故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息齋註 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為民天下無道則能使則能使空成色。人能知道則能使色為空。人不知道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衆有橫生。遂為無窮之咎。若知取不必外是謂知足。知足則無不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蘇註 性之為躰。充滿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內。為身心之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所。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弥遠而弥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呂註 天下之所以為天下者果何邪見天下之所以為天下者果何邪見天下則不出戶而知之矣天道之所以為天道則不窺牖而見之矣今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可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為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于我故也知之于所不行名之于所不見則不為而成矣

章安註 出戶而知其所以窺爾窺牖而見其所見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即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知知故無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在自然者也其粗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而盡夫知見何事于出何待于窺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

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為而為成其所自成也

息齋註 出而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之在此則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為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為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取開元疏云循靜化也無事即無為也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羅什註 損之者無羸而不遺遺之至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

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
欲既斷德與道合至于無為已雖無為任萬物之自
為故無不為也

蘇註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之未免為
之知之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各見而識
以求復性也荀子曰知道顧視萬物無非矣去矣
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求矣以
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矣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
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為而不失于無為矣人皆
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于外而物惡
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于
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呂註 為學者未聞道者也未聞道者而求之則不得不
之則期至于無為而已故曰損而損之者未免乎有
為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于無為無為者無

有而已無不為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
無憂之謂精神也者物物而非物者也則取于天下
也何有由此觀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
以取天下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
知已

黃茂材註 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
者可以進損者不可彊損而未厭兼忘其損未為損
也直須斃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為之地故能無
所不為而應用不窮
施于天下綽綽然矣

息齋註 為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為道所以去矣故曰
也若損之又損矣生真全則無為矣至于無為則凡
有為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為之
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
事取之取天下尚不可得而况于取天下乎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惔惔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蘇註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左為方在右為圓為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亦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偽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惔惔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子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于善無

所善于惡無所疑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呂註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舍人則無常體之可測出入無時則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是人心亦然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心為心猶之鑑也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為形而已聖人之視已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無常而以德信不信亦無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則德者性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聖人之在天下惔惔然不已為百姓渾其心渾其心也者使善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故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唯聖人之為視聽而聖人皆孩之孩之也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

知其心之無常
猶已而已矣

元澤註

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于大道則雖自視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非其實。故不善之善非隣而怨之乃不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也是以萬法雖殊等為實相。信與不信混為一體。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于衆人也。

息齋註

甚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而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為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所以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于妄。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善吾從而善。不善亦吾從而善。于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信吾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于天下無不

信是謂德信。怵怵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眼。穿鑿取與不見。大全故每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用耳目所接者為明。而不知其非明也。聖人皆孩而畜之。使不為非明。所亂然則非明者豈釋氏所謂無明歟。

宏甫註

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為善信。故也是為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人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為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觀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以嬰兒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太肯。所以能無為者哉。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

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殺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于無莊子萬物皆出于機入于機又曰其出不忻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夫音符攝生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生為己有如暫焉管攝之也不期而會曰遇兕音似山海經兕出湖水之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蘇註 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以自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我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于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

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哉

呂註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死相為出入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則由生而得生非幸生者也死之徒十有三則由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者也民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則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教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非不以生為事顧不得其道而動之死地者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由生得生由死得死者固不必論而以生為事而反之死地其失為在此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殺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老子于此固已體之而言蓋以疑人之言聞以質之何也此莊周所謂重言耶嘗試論之入之所以遇虎兕被甲兵而虎兕甲兵

之所以能傷人者以吾有身故也今我視吾心莫知其鄉則吾心不可得吾心不可得則吾身與物亦不可得內不見有身外不見有物則孰為死也孰為虎兇甲兵而投其刃措其爪容其刃哉然則善攝生者夫何以加此

元澤註至人不知死不知生故亦莫能死亦莫能生故曰未嘗死未嘗生也彼偏乎陰陽而與生死為徒者及徇欲為咎動之死地者凡是三類所見則殊而原其所以迷大道之至正而不免于生死者由矣有其生而於生過厚故耳或曰彼為道而至乎枯槁者豈生生之厚乎曰吾之所以為我不死不生者濠爾常一唯當息矣而彼乃執其所見更為枯槁故雖志趨空寂而不知其為有我之尤者也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殫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所撻不能創病乘虛蝕實往無不

通則物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為死生所有故攝生必至于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于含德之厚者又為至矣

筆乘三之徒十有三此練形住世者也死之徒十有三此斷滅種性者也凡此十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矣兕虎甲兵將安避之善攝生則無生矣故兕之角無所投虎之爪無所措兵之刃無所容何者彼無地以受之也厚生者九無生者一老子于十者之中闕一自擬其旨微矣然聖人無生非故薄之也本無生也昔人云愛生者可殺也愛潔者可汚也愛榮者可辱也愛完者可破也本無生孰殺之本無潔孰汚之本無榮孰辱之本無完孰破之知此者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

程俱論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為道超然于死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

生為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邪東西邪上下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為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邪物邪人邪天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何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為死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畜許六反夫音符長上声下同

希聲註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

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為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德德者妙物之用德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德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舍其純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營鬼章言人同于道德今此章言道

蘇註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後舉止治亂之變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各政也恃爵而後尊貴也

呂註 萬物之生常本于無名之物而其畜常在子一
 而未形而物得以生之際無名者道也一而未
 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為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
 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裸者不得不裸鱗介羽
 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子勿壯老死不得不勿
 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
 之勢成之然則勢出于形形出于德德出于道道德
 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未卑本貴而未賤是以萬物
 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
 然此其所以能以無為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則
 王侯之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雖
 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至本而言之則生
 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而
 道終無名焉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之德

元澤註 此四者皆道也以其各得其道故但為德為
 德則畜之而已然畜之所以為德也及乎得

其得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則遠近相取剛
 柔相交各因其勢而成狀故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
 器勢者物之理明乎道德則形勢不足知而應辭無
 難矣命于天則為天子命于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
 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唯道萬物之
 先而制其命孰能假之故常自然也

息齋註 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勢
 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
 于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
 以長育成就以至子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
 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
 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
 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

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兌口也人之有口家

出者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目已之寶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即此義不可目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遺唯李反襲常猶前言襲明密而不露也記曰掩而充襲曰襲

蘇註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自悅于色耳悅于聲聞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陷溺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為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為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聞其所悅以身徇物徃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

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呂註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母道常無名而為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為萬物之母而未足為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于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聞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守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矣非特聞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也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其所以致身不始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此則守其母之謂也心動于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于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我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

變其芸于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古
之人有能廢心而用形者以此道也若開其兌而不
塞其其事而不損則我之心直為物之逆旅莫適守
者何恃而不失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惟守其母
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無形之至柔而
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動
之微復歸其明以反于寂然也則未嘗開兌濟事以
至于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則襲于知和而深不可
見矣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息齋註道為物母物為道子古之得道者能使子母
不離而道物為一蓋物從道出物不異道子
從母出于不異母物不異道而世欲棄物以求道子
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母本不異而自異之是以
終不得而一也使人知物即道子即母知乏守之則
左右逢其原有不難者凡物不自道而用物以遺道
者以人開其兌也兌者突也穴其突以濟其欲心蕩
而精衰則物隨而喪必閉其兌塞其門神不外出旋

元自歸自然子母不離道與物一矣古之至人保其
身而身存者用此道也人之患在于不謹其小不養
其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雖小必明雖微必
強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強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
自出也元明為本其味分而為視為听為覺為觸者
皆其光也道自本流于末李自末求其本故曰用其
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常即本明光自
明而光今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
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資貨有餘是謂盜等非道哉介然有知猶言微有知
也夸張曰施膏之反也
夷平也路狹而捷為徑除治也傳曰糞除先人之敝
廬是也青赤為文色絲為采傳奕云采是古文繡字
資貨一作財貨盜等誤
作盜夸今從韓非本

韓非解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

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如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太姒

作則小盜隨太姒唱則小盜和竿也者五声之長者也故竿先則鍾瑟皆隨竿唱則諸樂皆和今太姒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竿矣

希聲註 老氏言若吾豈然略無知道之心始欲希於當世則唯所行之為務務其苟合於當世也

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方將行于大道則唯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乎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惠小迂而世人欲速由于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人病之

慎所施教畏其導民於邪路終不合于大道焉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無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彩則知其君好淫巧蠹文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則知其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饜飲則知其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皆盜用力以為夸毗故謂之盜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云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此乎

蘇註 然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為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為事夸以誨盜哉

蘇註 然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為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為事夸以誨盜哉

呂註

君子之于道不可以不刻心。心刻而無餘，雖萬變陳于前而不足。以機吾之靜矣。何施而畏哉？使我不能刻心，而有介然之知，行于大道則唯施是畏。求其周行不殆，不可得也。況夫開其兌，濟其事者耶？大道之為難，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而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人之生以食為本，而食必出于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故也。今以介然有知之心而行于大道，則已不得其母，不得其母則其子非吾有也。非吾有而取之，猶之酒掃其庭內，蕪其田，虛其倉，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亦非其有而取之矣。非盜夸無以為也。豈道也哉？

息齋註 道不在知，知者邪思也。真道必明明而非知，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道無窮。休休然，恐其施之不足，是謂惟施是畏。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為賊也。使行于無知，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豈不蕩然廣大心逸日休哉？後世不然，朝甚

除除者治也。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因其無則心不治，舍甚虛則行不修。方且服文采以眩人，帶利劍以威眾，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是謂盜夸如此，則去道遠矣。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餘；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韓非 韓非

本 本

蘇註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

立而其建有不_レ可_レ按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_レ可_レ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_レ輟也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于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_レ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身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身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_レ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_レ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呂註 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_レ按者也唯為道者建者未有不_レ脫者也唯為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傳豈有窮哉此子孫所以祭祀不_レ輟也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于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或修諸其身而不能推之于天下國家者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莊周以為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首以治天下其說出于此

(分)

也然則何觀而修之身哉以身觀身而已矣何謂以身觀身今吾觀吾身之所所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自而觀者何自也則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矣既知善身之所自而有又知吾觀之所自而觀則所以修身者已足而無待于外也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之所以藏天下于天下者用是道也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_レ螫猛獸不_レ據攫鳥不_レ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_レ嗻和之至也知和日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毒蟲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按攫日據攫鳥鵬鷲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趙志堅曰

距當作距

卷之三

三十一

以四指握拇指為握固峻子垂反說文云赤子陰也
號平聲嘍所嫁反聲嘶也又帶極無聲且嘍一作盪
不嘍黃茂林云古本無盪字盪不嘍莊
子之文後人摺入之祥吉凶之候也

蘇註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况之者皆言其体而
然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物
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
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無敵者而後有敵
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後由傷
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無執而自握無欲
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
傷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
和也知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日常遇物而知反其
本者也知和日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也
故皆謂之常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氣惡
矣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益生使氣不能所
其自然日入于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呂註

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此其長也耳目交于
外心識受于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
為道者損其所益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故曰合
德之厚比于赤子夫赤子之為物特以其受冲氣之
和積而不散而備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况
夫文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太同于物者
夫孰能害之魏文侯之問于商是也蓋唯精為能致
和何以言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不知所與
而較作則精也使赤子也介然有取與之知則不
而粗矣其能如是乎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
牡之合而較作精之至無所憂恤故雖終日號而
不嘍則和也使赤子也無所憂恤則氣戾而不和其
能若是乎故曰終日號而嘍不嘍和之至夫形全精
復與天為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精而至于相天則
其充中氣之和以至夫同于物不足異也故致道之
種則至于復命復命日常舍德之厚則至于知和知
和亦日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于常則同也知常
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稿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奚以心使氣為哉故九
生則曰祥禍福無有則無入災祥者禍福兆于此而
人災隨之矣心使氣則曰強強梁者死之徒夫致虛
而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致實而強則物而
已物壯則老其道也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故為天下貴

蘇註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
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挫其外挫銳解紛和
允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同而與道同也可得而
親則亦可得而疎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害可得而

貴則亦可得而賤然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為親疎等
觀逆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
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呂註知至于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
能無我雖知之非真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
謂玄同則默而成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
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
疎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
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
疎利害貴賤者則貴在于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
親疎利害貴賤者貴在于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不
下貴不亦宜乎然則知道者固終不言故曰今以言
言道則言非道也而知者乃以言為知則是知知矣
斯言所以不得不出也以其言出于無
言雖言猶不言也天道豈默然也哉

碧虛註 君平日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其非其如故

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况妙道乎
所以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塞兌閉門已見第五
十二章然彼則約道清淨以塞者欲愛悅之端此則
宗道無言故與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言
至人不可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此
光同塵已見第四章然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
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能則
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
哉故至人之遊處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
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厄言
日出而應變是以謂之玄向也

元澤註 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

可得而親疎貴賤之乎可得而親疎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于物故莫之爵而常貴也

息齋註 世之所有皆為夢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去

夢故言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兌謹其出也閉
其門閑其入也挫其銳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其
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已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
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已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
謂之親而遠謂之疎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
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
之故能為
天下貴

57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

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蘇註 古之聖人柔遠能通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駘而昏矣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賊矣

呂註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其來久矣則其所以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兵而常且久則是處之也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下時之變者也以奇故不能不有以為以正故不以智治國國之

福也治國而無所事智則有事之不可以取天下也明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不知之也夫唯為不出于無為而至于有事則天下多忌諱以避其所惡則失業者衆而民彌貧人多利器以趨其所好則下推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而多利巧國家滋昏而奇物滋起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法禁于法之所加而不能禁于法之所不加令行于令之所聽而不能行于令之所不聽民貧而多利巧則令有所不聽矣國家昏而奇物滋起則法有所不加矣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若然者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取天下常以無事之證也蓋其失之也由有事故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而國家滋昏惟其如此故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其復之也由無為故好靜無為故民自化而絕巧利奇物不起好靜故民自正而盜賊無有出無

為好靜故無事而無欲以無事故民自富而無忌諱
 之貪以無欲故民自樸而無利器之昏其序然也
 息齋註 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
 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古之聖
 人能以天下為一身中國為一人者其治自心出也
 我多忌諱則禁防必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貪
 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民既趨利則國安得而不
 昏我以巧示民則民多伎巧伎巧既勝則奇物安得
 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冒則
 盜賊安得而不多聖人示以無為示以好靜示以無
 事示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猶風
 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

為祲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
 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宜無不及故人望之而卒失望也極終也奇哀
 也廉稜也劌居衛反割也皆謂世利傷物也
 蘇註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
 止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于萬物之表而攬其
 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
 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
 耳目之所知為至彼方且自以為為福而不知禍之伏
 于後方且自以為為善而不知妖之起于中區區以察
 為明至于察其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知小
 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損
 其能恐其陷于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
 也

呂註 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悶悶者
不濼于薄也。以察為快也。故其民淳淳淳淳者言其
察察者反悶悶者也。故其民缺缺缺缺者言其不全
于樸也。淳淳故安于德性而不為禍福奇正善妖之
所遷是不濼于薄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
未必得以為正也。而有時乎為奇以為善也。而有時
乎為妖而禍福奇正善妖未知孰在也。徒令智多而
難治是不全于樸也。何則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
淳淳至有所拂者有所宜有所拂者世所謂禍而有所
所宜則福所倚也。有所宜者世所謂福而有所拂則
禍所伏也。則孰知其極而避之耶。自殉殊面有所
正者有所差則所謂正者果未可知也。今為正者後
或為奇此為奇者彼或為正善與妖亦然則天下之
禍福正奇善妖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執
之其日久矣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使之不得反
樸而全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利
天下廉而不削故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故能曲全

而枉直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其明
此無它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

息齋註

其政悶悶若無求于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
故其民缺缺天下之事禍福之相為倚伏所從來久
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
在民而有得在我我得則彼失我福則彼禍自然之
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為明以求僥倖之
福遂使正復化而為奇善復化而為妖人之迷其日
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
不耀賞罰刑政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奇者反
而為正妖者變而為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
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于小人之途此
不可不知也

農師註

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正者所謂正正者
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
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于無正之地而
流于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

于迷而已故曰正復為奇善

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老子翼卷之三終

而為五林香機而然其曰雖山文已見中人而...

其日固久... 復為妖民之迷... 于迷而已故曰正復為奇善... 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